



山穷末劫之时 圣人下世之日

题记：有阳光的午后，心情暖暖的。他刚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迫不及待的找到我，给我讲述他的感悟及他父亲的故事。

文/夏天

我家可以算是书香门第，过去也出过一些有名望的人，父辈中又有文人、翻译、当官的，许多辈以来都是非常富有的。

父亲原在城市里一家大银行工作，从我有记忆开始他总是喜欢看经书，他对人和善、言语不多。60年代初期，他以祖母身体不好，想在乡下居住，他必须照顾为由，辞去了工作。那时哥哥们都成家了，就留在了城市。唯有我太小，只能跟随他到乡下生活。

面对陌生而相对落后的环境，我的心情很低落。时间不长，祖母去世了。我想我们可以回城了，可是父亲却没有这个意思。我几次问及母亲，有一次她不好推辞，就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避难，你爸说过几年要出大事儿，在城里就会出人命的。”我当时不懂是什么意思，只是很害怕，所以再不敢问及，现在想来就是指文革了。

十年浩劫，不堪回首。我们住的地方，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一抢而光，怕地下藏东西，院子都被挖了一遍。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可惜的是家里的书，有许多是绝版，一个红卫兵用麻袋背了三天才背光。那几天，父亲很沉默，眼角常有泪花，即使是后来经历游街、大小批斗、蹲牛棚、劳役，我也没见他如此伤心过。

在我和许多人眼里，父亲是一个奇怪的人。

他常常被人拉去游街，有时人们往他脸上吐痰，他像是没事似的，有机会也不去擦。

他被关在牛棚里，没有人理会他，他还能自得其乐。他有一种本事，就是可以和一些动物沟通，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咒，一会儿一群老鼠傻呵呵的直愣愣的排着队过来，和他玩耍。等他不和它们在一起了，又是念一通什么，这些老鼠就又都像呵呵的直愣愣的排着队走了。

他不说话，一说话就吓人的很。有一次我向他叹息什么时

候才能结束这种苦难的生活，他对我说：“马、列、毛都是地狱的魔头转世，将来还要回到地狱里去受苦。”我听了吓坏了，赶忙四处看看，说：“你这老头子，越发的胡涂了！”怕他再说话，转身赶快走了，从此我和他很少交流。

看了《九评》我才知道，不是他胡涂，是不明白、不敢正视！共产党太坏了，逼着我哥和我们脱离关系，直到老爷子死，我哥还害怕和我们联系、怕受牵连。干了那么多害人的事情，不是魔头是什么？干了那么多坏事，自然是不会得好下场的了。村里有一个叫二牛的人，总是站在斗争我父亲的前头，他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还先天智障，人们都说他是报应。二牛都有如此下场，何况是共产党呢？这样说来脱离中共的党团队是必要的，要不然，象我这样饱受它迫害的人，还要和它一起灭亡岂不是更惨了吗？

等到文革过后，有单位邀他去，还有亲戚也想让他来城市，并说要为他谋职业。他都拒绝了，他说他只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父亲在文革后，致力于把他会的书写下来，他也常常自己写些东西，所以看上去他每天都在写字。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看了一些这样的书，可是都没有太用心。

他每天的生活中有件必做的事情，早上，去小河洗脸；傍晚，去河边洗脚。即使是冬天，他都找水流岔口处洗，从不间断。人们看见了，都纷纷笑他，他每次都跟着笑，也不说话。

我没有见他生过什么病，脸上总是红扑扑的。遇见别人病了，很难治或是没钱治，他就会给出个偏方，每次这些偏方碰巧都管用了。

他死的时候，80多岁，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一觉睡下去就没起来。他死了很久，面容就象活着时一样，以致让我们以为他并没有死，还在睡觉。

他死之后，村里有几个人说在我家见到了他，看见他站在

院子里，穿着绸缎的衣服、神采奕奕、笑呵呵的。还有人在梦里见过他，住在一个豪华的房子里，也是穿着华丽，精神十足。我这个儿子反而没有梦见过他也没有看见他，想来可能是在我心里和他一直有隔阂吧。回忆他在世时讲的一些事情，村人看到的也许都是真的。他说过一个人做了善事，才会在阴间得福。过去有种说法是给出家人一口饭，都有无尽的福，而他本身就是修行的人，应该得更大的福吧。

多少年来，为了生活的更好，处心积虑，拼命挣扎，低落的时候常常在心底抱怨：如果父亲当初回到银行或其它地方工作，想来自己就可以有一份好工作，有一份好家业，哪用的着这样奔波呢？如今折腾的身心疲惫，自己也上了年纪，反而羡慕父亲的淡泊、怡然自乐。什么是幸福？追求总是无止境的，在农村想着到城市，住楼房想着住别墅，吃大虾想着吃鲍鱼。想来我父当初的“万贯”家产、几代人的努力，顷刻之间被这个党变为已有，这个党还在，事情会不会重演呢？

这样一想，我开始分外的思念父亲，花了很长时间收拾他的东西，仔细看他背写的书、他的文章，发现其中有很多非常好的哲理，这让我心情变的宁静，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从没有认真看过这些书。等把这些书都看过了一遍后，我开始真正理解了父亲，但是他写的一些东西，我还是不能理解，比如我在一本书的首页发现这样的字：“山穷末劫之时，会有圣人下世度人”。字写的很大，特别醒目，翻开书的内容，写的是修佛求道的事。

接触了法轮功，看了《转法轮》，我终于可以明白父亲说过的话，山穷末劫不就是说现在吗？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正，那么这个圣人呢？我想一定是指法轮功的创始人无疑了，因为只有法轮功在这样的浊世之中还教人向善、做好人。

我现在深深的体会了一句古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时光如果可以倒回，我一定会追随父亲的脚步，可是时间一去不复返，好在我现在明白了。孔子讲朝闻道、夕可死，比起那些还为了得到了一点利益就高兴、得不到就痛苦，在永远的无休止的欲望中生活的人，我又是何其的幸福呀！

大火怎么没进超市？

东北大法弟子 云峰采写

前几天三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在辽宁省某市郊区市场，一个小饭店失火被烧光，而隔壁的一个十间房子的超市，却毫发无损！人们感到奇怪，有人说人家老板是炼法轮功的，有法轮大法保护，大家异口同声说：法轮功真神奇！

她今年已近五旬，和丈夫都是郊区农民。婚后在郊区市场内买一个两间砖木结构小平房住，利用窗口开一个小卖部，边种点地维持生活。九六年得法如获至宝，精进实修。七·二零以后屡遭迫害，坚持学法，把小卖部挣来的钱，无偿的投入同修办的数据点作费用，成为本地区数据点的资金主要来源之一。在师父保护下，小卖部迅速发展起来，逐步往后边接一些简易房，上边盖上油毡纸，现已达间（包括住宅），成为存货六十至七十万元商品的自选超市。

同乡一对青年借助她家房墙右面盖一个单间为门市往后延四间房的小饭店，几年来效益较好。在今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厨师用大勺烤油，两个液化气罐开着，他到后屋去办事，忘了闭火，油开了跑出来着火了，引起两个液化气缶急速喷火，把房屋引着，因都是自建的简易房，房顶和墙壁都是油垢，见火就着，再加两个液化气罐急促喷火、

5米远，火苗很大、很高，无人敢救，邻居几人给消防队打电话接不通，长时间不到！

当有人喊她说邻居饭店着火了，她急忙跑出来一看，火喷出很高、很大、很远，直奔她家而来，无法救灭，她第一念要保护好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她急急忙忙跑回超市，奔向后边住室（和商场连在一起，在后边）把大法资料装进一个袋子，放在不易着火的安全地方，把大法书（成套）包好，背在背上，抱着师父法像，想往外冲，浓烟已把商店淹没，对面不见人，红火的火苗冲天，烤的她站立艰难。她立即跪倒在地，双手合十，大声喊：师父救我们，火不要过来。连连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救我们，火不要过来！因商店左面连着好几家住户，商店商品一着火就更无法控制，那几家住户就要遭难！外边几个人要闯进去救她，打电话给她，她拿出手机已口干说不出话来，她用手在面前洗脸盆里捧一捧水放到嘴里，才说出一句我没事，手机就掉在地上，和外边失去联系！

外面人想冲进去救她，消防队已到，为保护现场，不让进商店。这时她看到在她跪着周围方圆两米的地方没有烟、

天气清亮，她满眼流泪，哭喊着师父，谢谢师父！

将近一个小时火被救灭、烟消失，饭店已无存，据说饭店门口五米远路边上他自家的摩托车也被烧坏！大家进屋把她搀出来，一看她家超市一切如故，连烟熏火燎的痕迹都没有，同样的用塑料布做的门市牌匾，一点没坏，也没被污染！

很多观众感到奇怪，怎么墙右边饭店被烧毁，墙左边超市毫发无损？！烟熏得进不去人，而任何商品都没被熏染，不可思议！这时有人说人家老板是炼法轮功的，有大法和李洪志师父保护！几十人无不惊叹，法轮功真厉害，真有神佛保护啊！咱们也真得信哪！当场就有几个人公开说，我要和她学炼法轮功，再不信共产邪党的无神论宣传了！消防队一个年龄较大的队员说，我干十几年消防工作了，没遇到这样的事情，法轮功真神了！不应不叫炼哪！

晚间，夫妻俩跪在师父法像前，哭着谢师父救护之恩！其他几户人家也因此得到保护！超市第二天早晨象往常一样照常营业！

前世今生 “三生石”

石文整理

人与人相识、相遇源于一个“缘”字。缘离不开“轮回转世”。这个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来自中国古代的典籍，希望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善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唐朝大历末年，洛阳惠林寺有个和尚叫圆观，他擅长田园之艺，也很富有。他除了修佛之外，还精通音律。当时的人都称他富和尚，但不知他来自何方。

李源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天宝年间，他沉湎于游宴歌舞之中，寻欢作乐。其父李橙镇守边关，被贼兵所俘，生死未卜。李源绝望至极，遂放弃终日游玩的生活，隐居在惠林寺，并将全部家产捐赠给寺院。寺里每日给他一器食一杯饮，无仆人供其使用，并且断绝一切外界的消息。他于是和圆观和尚结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二人经常促膝谈话，自早至黄昏。当时的人认为他们两人一清一浊，颇招讥诮。如此过了三十年。

一天，二人相约要同游蜀州，到青城、峨嵋去访道求药。圆观想游长安，取道斜谷；李源想去荆州，取道三峡。他们不停地为此争论，半年过去了，还未达到共识。李源说：“我已经断绝尘世之事，怎能从京城路过呢？”圆观说：“走哪条路是由不得人的，就请经三峡去吧。”

于是二人自荆江上三峡。船行到南泊时停泊在山脚下。他们看见有妇女数人，衣裙艳丽，背着水罐在江边取水。圆观见到她们，流着泪说：“我不想走此路线，就是怕见到这

位妇人。”李源惊奇地问：“我们自三峡而来，沿途见到不少这样的妇女，为什么你只这几个女人而哭？”圆观说：“他们当中有一个姓王的孕妇，是我来世托身之所。她怀孕三年，尚未分娩，就是因为我还没死的缘故。今天既然见到了她，是我命有所归，也就是如佛所说的转世轮回。”

然后他对李源说：“请您为我念诵符咒，使我快点投生。你的行船可在此小驻几天，把我葬在山下。婴儿出生三天后，你到王家去寻访，如果婴儿见你一笑，就是他认识你。十二年以后，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我们再相会。”

李源这时非常后悔这次出行，为之感到极度悲哀。于是他将那妇人叫过来，告诉她去做好分娩的准备。那妇人听罢，欣喜地回到家里。不一会，妇人的亲属都到了，把鱼干和酒祭献于江边。圆观沐浴后，换上一身新衣服。当晚，圆观坐化，孕妇生下了孩子。

三天后，李源去看新生的婴儿。襁褓中的婴儿果能认人，当李源抱起那孩子时，那孩子对他一笑。李源不禁泪流满面，他把这事详细地告与王氏。王氏厚葬了圆观。李源已无心去游青城山。第二天，他登船返回惠林寺。

十二年后的八月，李源来到杭州，以赴与圆观的前约。中秋节这天夜晚，天竺寺附近，山雨初晴，月色满川，却不见圆观之影。突然听见葛洪川畔，有牧童唱着竹枝词，他骑在牛背上敲打着牛角，扎着两个发髻，穿着一身短衣，一会



就到了天竺寺前，原来正是圆观。李源拜见说：“观公可好？”牧童却对李源说：“你真是一个守信约之人。我与你走的路不同，小心不要相互接近。你俗缘未尽，但愿能勤奋修行。如果你勤奋修行不懈怠，我们后会有期。”李源因为不能同圆观畅叙往日的友情。不由得望着圆观潸然泪下。

圆观又唱起竹枝词，一步步向前走去。山长水远，还能听见歌声。圆观初到寺前时唱的是：“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还有一段唱的是：“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三年后，皇帝封李源为谏议大夫，这时的李源早已洞破世情，不肯就职，后来在寺里死去，享年八十岁。

注：三生石在与飞来峰相连接的莲花峰东麓，是“西湖十六遗迹”之一，是圆观和尚和李源相会之处。该石高约10米，宽2米多，峭拔玲珑。石上刻有“三生石”三个碗口大小的篆书及《唐圆泽和尚三生石迹》的碑文，记述“三生石”之由来。石上多唐、宋时的题词石刻，大多已不可辨认，只有元至正元年（1341年）秋九月太史杨瑀、翰林张翥等人的题词仍清晰可见。在《甘泽谣》中和尚名为圆观，在宋朝的文学家苏东坡所著的《僧圆泽传》中和尚名为圆泽。